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姜鸣

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姜鸣
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姜鸣整理.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

ISBN 978-7-208-15143-7

I. ①李… II. ①姜… III. ①李鸿章(1823-1901)书信集 ②张佩纶(1848-1903)书信集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9238 号

责任编辑 张钰翰 邵 冲

封面设计 汪 昊

中国近现代书信丛刊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

姜 鸣 整理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3

插 页 8

字 数 472,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143-7/K · 2744

定 价 98.00 元

本书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幼穉世不第館又大人閣下新晉

起居納祐即事多欣為頌送奉小隆燕九日

手書敬於下南洋諸舍

名賢以為師竊為多士慶慰三月望後寄

冰長報世如玉通州寄途也

長春宮腹疾難止汪台東信脾胃太弱納穀難

化應熱未已似有勞瘵之象可憂甚大如冬

福社漸康復則宗社之福也何子哉十日電

報日奉外務書記官奉小一乘大船由煙台登

陸進京想是續議琉案著語係必不能因

此開辦另派員另議辦理為合情理譯者

不據前煙典之更議要事庶有結局即議

而不底歸北京儀上不至失知未知當如何

何以策之惟請由索起程指內報及西呈與

要政詢商一切又先由劉蘭舟等道達其意

道未回者無由會晤昨已作書書少叙契闊

此寄漸近都門夫人日得家書云臘月初四

念吳中慶兵前被調和法將實報其力嗣因

體弱留籍待養中道推折往貽堂上憂

負原為憾際此家國多艱心緒惡劣重蒙

厚意感德莫名旅順一折頂跌碎懷如黃月

到津以慰居時揚旅琴瑟此寄典

常乘長風破浪一截抄其志氣耳此乃

道履不宣期鴻車一馬拜 正月廿二日

再揚留自來四時宜 今兄持有東瀛一假借

示蓋知其詳 今兄才器不凡出洋練習自必

中能超羣是勝一籌今年將四十但應及時謀姻

和即若選擇期完娶再往客東行未晚也

執事在于繁雜幸以部意慈勸之竹實云

西津一再祈所以位置之修日年距濟海程僅二

四日往來以便保護云得區區優獎之一出路是

而 李鴻章

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鴻章致張佩纶

宮太傅直隸廣西督部堂李 鈞 啓

宮太傅肅毅伯相國太子坐下敬啟者材官未敢奉

手書詞志

道體康餘為頌叩金謬論

聖心威怒公論亦部為傾險之事重下考功所以眷注

純臣保全

動舊者已大白於天下願

公勿畏讒勿負衆益加敬恪以副

深恩是則古大臣自處之道也書前劍懷久已約束

鄭莊本無待辭衷擬扁舟直下詢

公法談數日藉慰飢渴惟同志章留勢難遽行至速

須三日之後其見留之故而陳可也知勞

馳念謹先奉聞肅詩

崇祺統乞

鑒答受業制佩倫謹上二月廿三日

幼道

光緒七年二月

廿三日

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張佩纶致李鴻章

易進世知大開不誤年廿四音

自書曉知予之所以為部人深者不啻其自謀非相愛之謀

何能勝切此感注結每常期世一准此張上乃得十分

賜函是幸部之已有印證性分中事奉過不吝第及通

弄思最年未召詢之由有酌斯鳴既機師守聖唐之

防亦精友露華對它人則不必作此等語夫二張忌張

邪之來竟據此席部許任通商我部不同自任恤又

後仍持物議堅請旋謝占

尊信之同在事備訪同一即若老夫不能自決諸大夫以偽

仰洪遜以自託替居居卿之命固難能藝事主畢二

部不能出山者不得已似似以在望畢心官處時勢再行

覆查為是目目前即品星使伏為禱 命承

允推揚寫文祈 速添賜下以便酌和若我士必肯代陳也

振公似須知四五乃手撰得昨得鄂次 無概行稿中各官前由

得聲程者奔迎皖江常隨護回籍送光 暫留照料者居就

便親場琴生而主更無師資乞 府切於海為或否者

叩謝情為是干 林人李鴻章 信血指款 二月廿二刻

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鴻章致張佩纶

振公覆武功一青深承勸勉以況解者之於責介令人有
為善不平之歎幾自遁避下事聽命要津何以
自正振初則公言固當錄詢不待不勸一恐此席難以久處
商務防務必須由地方聯屬一手方能骨節通
靈迫責責人檢錄洲於相公傳意欲至

覽苗撥席相待恐百日後並要符一併奉還亦未可也

已錄之由傳於鄉人
唐特達振公誌年但今年未能

復上屢置殊難姑俟六七月間再行酌度可也前初
巡振公資望尚新遇事太少擔當未嘗不欲出兩自
任然官路太覺無人深慮無益於津有損於內
是以密屬書文代辭且微疑哉

公向日推誠此事應反由荷青中意故始終未一
白之於

公此嗣聞武昌之耗知

公必滯辭

恩命擬留孝侯以填淮部赴越石以助振公實委

曲維持欲

致書宗人忽有欲辭出襄北防之說幸部平日

愼定為人可信否則於津事竟不能開口矣既

力向宗人陳其不可復向荷青中其乃日內猶

收、不也豈非欲敗乃公事乎言之恨、我

公於部人相愛至深彼此無不吐露肝肅猶抱年

已四月舟中候說

公意明以相屬部且不願以無事隨防從

公休冒而特願為振公署派危耶荷青未免

昧著替太立而昧者輩人輕矣晴生不知部人

性格隨聲附和其意甚微殊不知在內特於海

防有益也因

公之行心已鬱、法

公書咸

公意又嘆此事之難人才乏也亦不禁踏出再

書以雷而談散聞

考履

辛酉年人

賴府健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张佩纶致李鸿章

父親 大人 福 稟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貴齋歸來曾上兩書一切情

形度已上達

慈覽矣月餘兩得都電

福體道和均由積滯以致寒熱作嘔雖隨病隨愈而暗中元氣受傷脾胃之益弱私衷展轉既別無祛病之方敢略貢養生之旨高年飲食均以澹泊為宜病後尤須節慎煎炒易於動火肥濃更致生痰脹文和晚歲趨朝清晨僅食白飯

淡則味長能生津液此可為老人之法免去年

侍奉經旬貴齋在都三月兒詳聞

大人午覺後三點喫半乳四點喫點心五點喫晚飯雖是少餐多頓而未及兩時連喫三次胃中似難消化入秋日短似可裁去點心語云腹宜常空與其病來始醫不如節食無病且足力較弱步履時少熱坐時多此最非宜脾胃不健行動則周身脉絡不滯即足以助脾胃之運化

大人每日降早晚五轉外閒步時少氣脈滯飲

食亦易滯矣似宜令人扶掖偈爾徐行或觀花

觀魚或前廊法院以受養氣是皆無形之

頤養也此間大水土人言自道光已酉以後未有此定

著濕葉蒸珠覺難耐兒自立秋後常患腹疾積

食油膩泄瀉即甚每日早喫燕菜中晚兩飯外

畧食點心之類即胃膈不舒因由兒脾胃素弱

不如

大人之稟賦強固然老年脾胃亦不能過壯兒就

己身體會益悟飲食不宜太飽也去秋在滬

大人食新米粥兒云都中五年不嘗此味矣茲新米

上市甯產細碎不佳屬人由滬購上香稻米四石

新秈米六石以供煮粥之需即祈

答入日來天氣涼爽寓中大小平順敬叩

福綏伏乞

慈鑒

兒經禧謹稟滄庵叩

七月廿六日

整理说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自 2016 年底完成十六卷本《张佩纶家藏信札》影印出版之后,就一直策划用排印本的方式,将原件整理、标点,更好地为读者和学术界研究提供服务。其中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是张氏藏札中最为重要、也最令读者期待的内容。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在本信札集所涵盖的年份里,亦自号仪叟、省心阁。曾担任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同时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期及 1901 年庚子之役后,两次受命担任议和谈判全权大臣。是晚清政坛上最重要的政治家。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绳庵,又字荈斋。晚清“清流”的代表人物。历任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理衙门大臣、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兼署船政大臣。中法战争后革职遣戍军台,赐环后娶李鸿章女儿李经璠为妻。庚子议和时,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

李、张两家是世交。太平天国起事后,咸丰三年(1853),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担任安徽按察使,与回乡兴办团练的李鸿章在战事中形

成患难之交。次年，张印塘病逝于徽州南源口舟中，其家人流寓浙江，时张佩纶方才七岁。

同治九年(1870)，张佩纶应顺天乡试，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散馆，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元年(1875)九月，擢侍讲，二年九月，署日讲起居注官。随着张佩纶逐渐在政坛崛起，也开始与李鸿章建立联系。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最早的通信内容看，他在张散馆之时，即已致信祝贺。

本书所搜集的李鸿章与张佩纶往来信札，起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三日，止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前后跨度达二十八年。大部分书信是张佩纶后人张志潜、张子美、张恭庆、张恭慈、张怡所保存下来的家藏信札原件，2013年11月由张氏后人捐赠给上海图书馆。张志潜曾解释说：书信的“外祖文忠公(指李鸿章)部分诸务，整齐画一，所得先公(指张佩纶)函札，均排年存贮。既缔姻，先太恭人(指李经璠)遂取以归。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无缺漏。其间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牍最多，间有遗失，盖亦廑矣”。经李经璠亲自整理，这批书札按年份和彼此往复顺序装裱成册。此外若干遗阙，从《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润于集·书牍》(丰润张氏润于草堂1922—1928年本)以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蕙斋函牍稿》中收录的信函补入。为了方便研究者阅读，还将中法战争和庚子议和期间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往来电报也作为附件，按年份插入信件之中，使李、张之间的联系沟通呈现出连续性和完整性。本书中还录入部分李鸿章与李经璠的父女通信，以助读者增加对李鸿章晚年生活及张佩纶夫妇家庭生活的了解。我们知道，李鸿章交游广阔，大量

信札都由幕僚代笔起草,经其审阅后誊写寄出。现存石印版《李文忠公尺牍》(商务印书馆 1916 年版)达三十二卷,皆为于式枚手迹。但与张佩纶的通信,除早期个别几通之外,均为李鸿章亲笔,有些时期,往复通信的频度还很密集,显示出李、张之间对于彼此信息交流均极为重视。

古往今来,通信都是私人沟通交往的重要手段。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部分书信湮没失传了,仅有少数信函保存下来,成为后人研究的珍贵史料。欲使私家书翰成为史料,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要知道写信者和收信人是谁,二是信中谈论内容要“言之有事”,三是写信时间和大致背景能够考订出来,这样才能使当事人之外的读信者,能够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从前古人之间问候或邀约会面的短笺十分随意,大多数在落款时连年月都省略了,因是名家手泽,倍受收藏家青睐,但在学者眼中,恐怕只算是“断烂朝报”。不少书信中谈论琐碎的家事或求医问药,讲一些学问心得、修身家训之类的话,对后人或许有所启发,或可寻找拼缀出往事的细节,自可由研究者各取所需。但真正让人感兴趣的,还是关键历史人物所写,记载、讨论国家机密大事,尤其是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决策内幕的往来书翰,这种局内人爆料真相的信件,有时只需发现一二封,都足以使研究者欣喜若狂。

李鸿章、张佩纶的通信,就是一部符合以上三个要素的珍贵史料集。我们知道,从前在没有复印技术的情况下通信,作者除自留底稿外,只能存留对方来信。由于张佩纶后来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这使他的家人得以将自存的李鸿章信件和张致李的去信珠联璧合,重新汇编成一部两地书;事件前后有序,讨论的问题重要而连贯,绵延二十

多年,这在中国近代史料中是极为罕见的。在我所读过的书信集中,只有一部可以媲美,那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金登干的通信。

李、张信札,就时间论,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从光绪五年起,李、张交往渐密。当时,张佩纶是“清流”健将、政坛上的新生代,也是军机大臣李鸿藻的重要谋士。李鸿章则是最重要的封疆大吏,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另一个沟通代表,洋务事业的直接推动者。张佩纶运用世交子弟的特殊身份,成为连接李鸿章和李鸿藻关系的联络人。从表面上看,“清流”“洋务”水火不容,“清流”人士多是“洋务”外交的批评者。而在实际上,张佩纶却私下学习、了解“洋务”事业,积极推动近代海军的建设,并保护李鸿章免受保守势力的攻讦;在李鸿章丁忧时期,为他“夺情”复出做筹划。他们的通信,涉及朝政、海防、铁路和对日、对法外交,以及清政府对琉球、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事务,涉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的健康状况,官场人事安排的幕后运作。随着双方关系不断加深,还涉及“甲申易枢”等国家政治的核心机密和张佩纶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后的心态、谋划和在战争中的表现,信息量十分丰富。李、张之间,又都保留各自的独立见解,在某些事件上,立场观点虽有不同甚至齟齬,但都没有影响彼此感情。阅读这些通信,对于了解这个时期的政局嬗变,无疑是打开了一扇窗户,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可以找出真正的因果联系。

第二阶段,是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1885—1888)。张佩纶因推荐在越南对法作战失利的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以及自身在马江之败,被遣戍张家口军台效力。这一时期的通信,涉及清代官

员流放生活的诸多细节,李、张二人交流的对政局和朝廷人事的看法,也凸显出李鸿章对张佩纶落难之后的关怀和帮助,展现他们之间不为人知的友谊。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加深对李鸿章、张佩纶个人私德的了解。

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894—1901)。张佩纶赐环后即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住进天津北洋大臣衙门的兰骈馆,与李鸿章朝夕过从,两人间反倒不用写信。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张佩纶因御史端良弹劾,被驱出天津,后来定居南京,翁婿间恢复书翰往来。这一时期重要的通信,包括张佩纶反对签署马关条约“推枕濡泪”所写的家书,关于李鸿章访俄、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及被褫去该职务的看法和建言;还有对戊戌变法时期朝政的评论、对庚子议和的细节记录,都非常生动且富有独特价值。这阶段的通信,还包括张佩纶夫妇在南京的生活情况,生育子嗣及夭折的细节,居住环境和觅取新居的种种考量,以及张佩纶奉诏赴京协助李鸿章议和时的家庭情况,以往不为人知,读来都很引人入胜。

阅读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其实是在重温光绪朝的历史。书启时分,张佩纶还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怀抱理想,思绪敏捷,勇于任事,及至书末,则已经风沥雨,遍体鳞伤,暮霭沉沉。李鸿章,则是功成名就、位高权重的官场大佬,阅事无数,老成睿智;对现代化的各项举措怀有高度兴趣,在对外事务中主张忍让妥协、以待时机;对张佩纶的许多谋划内外联手呼应,但对其激进谏言从不心动,在马江之战的困难环境中也绝不援手。但对张佩纶个人的才华识见,则抱以欣赏、扶持,对其个人及亲属的生活工作,一直大力援手,甚至以爱女嫁

之,构成非常独特的私人关系和特殊的亲情。外人往往看不明白,取笑者有之,揣测李鸿章要以“衣钵传之”者亦有之。阅读李、张信札,可以加深对旧时代士大夫立身、立德行事风格的思索,加深对这两位以往都被脸谱化的人物内心、才情和政治识见的理解,加深对中国近代面临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变革和深刻的内外矛盾冲突时上层官员的因应对策的研究。伴随着他们的老去,也看到大清王朝这座破旧的老宅,虽由裱糊匠努力装点,终究雨打风吹,走向崩塌。

李鸿章、张佩纶通信的刻本和排印标点文本,李致张部分,先在吴汝纶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1902年)中部分刊布,前些年经陈秉仁先生整理,发表于《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06年版)和《李鸿章全集》。张致李部分,张佩纶哲嗣张志潜于20世纪20年代编辑《润于集·书牍》时,亦公布了一批信件,但略去了写信时间,读者使用很不方便,内容上亦有删减。就李、张二位写信人和收信人来讲,数百封本来已经整理璧合的信件,又被分开,失去对应的联系,不能不说是个大的缺憾。此次,借《张佩纶家藏信札》原信影印刊布之机,将全部信件重新整理点校。对部分信件的写作时间,也进行了考证和调整,应当说是件方便读者、亦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好事。当初李、张通信装裱时,还保留下原始信封,不少信封上登记了发信和收信的时间,这次整理时也一并录入,以使研究者了解信件到达的准确时间和收信地址,从而有助感受相关信息的传递对于历史进展的真实影响。

张佩纶研究,是我近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重点研究的课

题,但文献整理不是我的长项。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孙瑜兄向我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把它当作一个挑战,也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本书整理时,我在辨析字迹和断句过程中,常常碰到困难,踌躇反侧;对信函中提及的人物进行判定和注释,也是极费功夫。是师友们的鼓励,使我增添了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忠文研究员、复旦大学陈绛教授、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先生、广东学者梁基永先生、上海图书馆梁颖先生始终给予我热情帮助和支持。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老馆长朱育礼先生还在盛暑高温之时,阅看全部清样,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编张钰翰在编辑过程中也给我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本书整理中,由于学识浅陋,必定还有讹误,这也是我惴惴不安的地方,期待方家教正,容待今后再改。

此外还应说明,李鸿章、张佩纶的通信函札,虽然绵延二十八年,基本保存完好,但从信中提及情况看,依然还有缺失,所以还应继续收集完善,拾遗补阙。期待读者朋友提供线索,共同努力,以使这部通信集更加完整。

姜 鸣

2018年8月12日